

凤翔邓家崖遗址秦瓦内壁纹样

许卫红

雍城自德公元年(公元前 667 年)建都,至献公二年(公元前 383 年)经历了 284 年的时间。秦人在此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各种建筑材料就是这些物质文明的体现之一,其中陶瓦是建筑材料的主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筒瓦、弧形板瓦,还是秦雍城特有的槽形板瓦,内壁常常见有各种纹饰,这些带有历史沧桑印记的纹饰鲜有学者重视。本文根据 2002 年秋季雍城邓家崖遗址小面积发掘的材料在此拾遗补缺,希望能对秦文化深入具体的研究提供一份材料。也许在秦文化甚至是秦瓦研究领域中,这只是一个小题目,但缺少它,也许就不能探究完整的历史。

邓家崖遗址发掘的秦瓦内壁纹饰主要有制胎痕迹、修饰痕迹以及少量的装饰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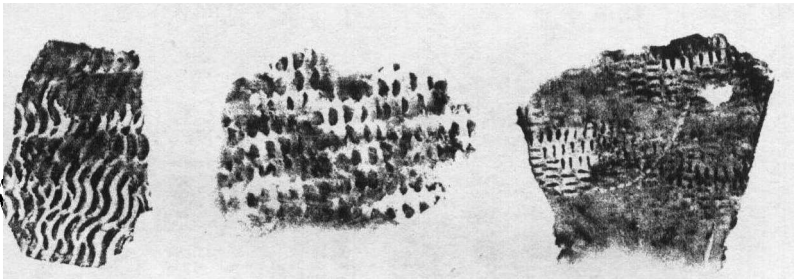
一、制胎痕迹

雍城出土的槽形板瓦和弧形板瓦和一部分筒瓦使用的是泥条盘筑的内模制法,内模与泥条之间有一层隔离物,或可称为衬垫,

制胎痕迹就是衬垫留在初胎内壁上的印纹。主要有：

1、藤条编织物的篮纹

标本 T11②：7，灰陶板瓦，外壁粗绳纹，内壁波浪形篮纹（见图一）。标本 T4H2，灰陶板瓦，外壁粗绳纹，内壁竖向篮纹，篮纹个体呈枣核状（见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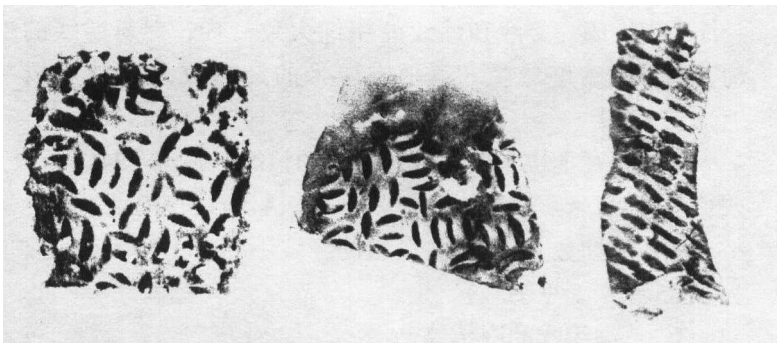


图一

图二

图三

标本 T5②：拓片 14，突起的篮纹每个个体长 0.4、径粗约 0.1 厘米，多根经条与多根纬条上下叠压交织，形成阶梯状交错的横竖篮纹突起。原物是用同样粗细的经条和纬条编织，每行经条和纬条上下交错叠压（见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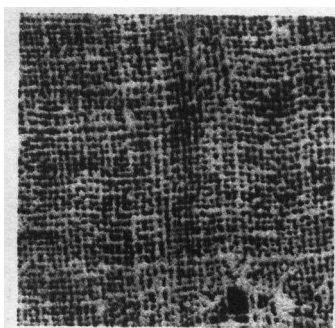
图四

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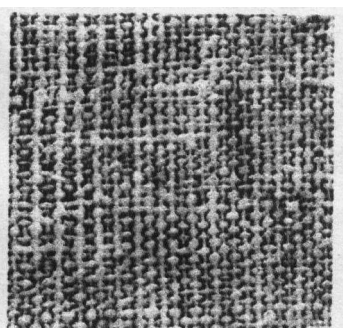
图六

标本 T1H2: 拓片 15, 突起的篮纹个体长 0.7、宽约 0.3 厘米。由于瓦片残存面积较小, 纹样排列繁复, 暂时无法断定经、纬条的编织规律 (见图四)。类似的纹饰还见于 T82、T52 等 (见图五)。

标本 T1H2: 拓片 10, 横向篮纹每个体长 11、宽约 0.3 厘米。规整排列, 纬条稍细, 一上一下叠压经条 (见图六)。



图七



图八

2、纺织物的布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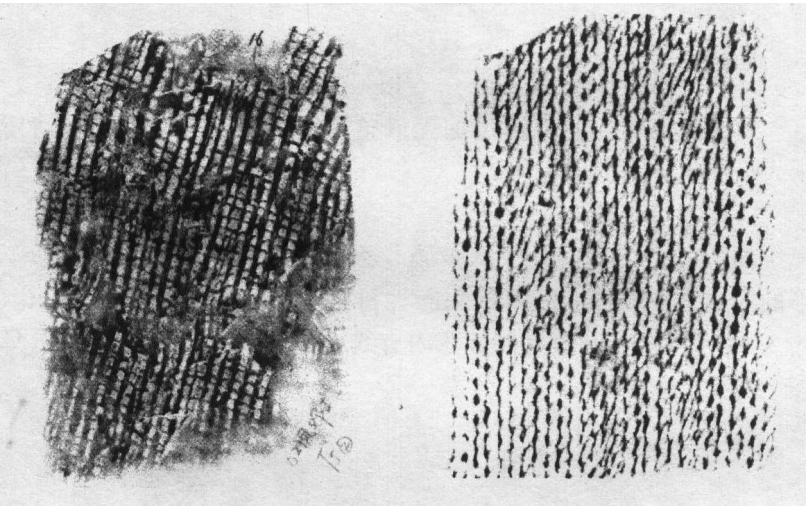
拓: 13, 筒瓦残片, 外粗绳纹, 内壁布纹。布纹平纹, 一经一纬十字交织。经线和纬线的粗细大致一样, 但每股线的粗细不匀, 织物的密度较隙。每平方厘米的经纬数为 12×9 根 (见图七)。

弧形板瓦上也有使用麻布衬垫的情况。标本 T11②: 残宽 36、残长 32.3 厘米。壁厚 1.1 厘米。外表粗绳纹, 内壁斜畦布纹。每平方厘米经纬数 9×6 根。最粗的经线不到 0.1 厘米, 最细的大约为 0.05 厘米 (见图八)。

3、草编织物的网结纹

标本 T5② (见图九): 经条每根粗细在 0.4—0.3 厘米之间,

纬向纹理很细，不足 0.1 厘米。原物应该类似当今的草帘。它和一般的瓦外壁的绳线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经条没有拈向，单股，纬条是其它物质的细绳，纬条线捆扎经条草束。瓦外壁的绳纹实物经条有拈向，是双股的草束成“S”向拈合，再用较细的纬线贯穿，纬线几乎可以说是从经条的内壁穿过缝合，例如标本 T6②，(见图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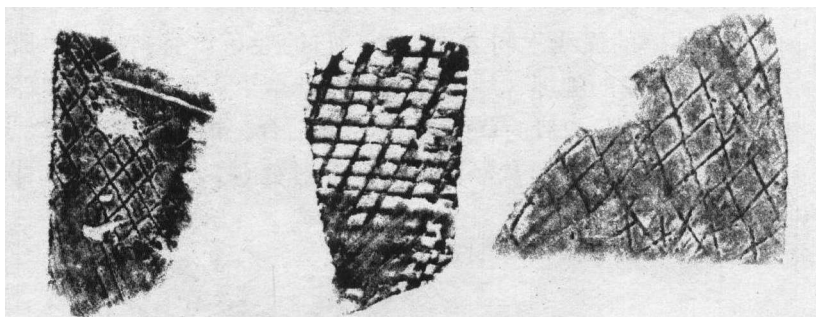


图九

图一〇

4、其它编织物的几何纹

T3H1：菱形方格纹，每个小菱形的长宽为 0.9×0.8 厘米。方格在瓦内壁形成浅浅的凹陷阴纹。下凹的深度不足 0.1 厘米（见图一一）。T1H2：菱形格的长宽为 0.8×0.6 厘米。有的菱形格被二次抹光的工具划得略显模糊（见图一二）。T4H10：外壁唇沿部分有抹光带，交错中粗绳纹。内壁大菱形格，每个长宽 1.6×1.3 左右。有的纹饰上有抹光的痕迹（见图一三）。



图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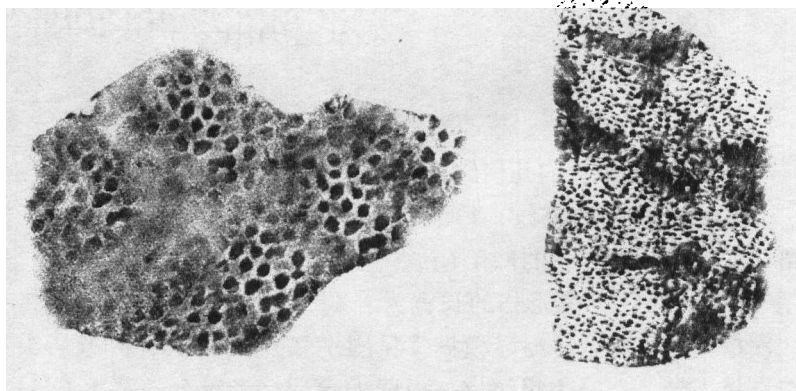
图一二

图一三

所有的陶瓦初胎都经过加工修整，使用的工具在内壁也遗留了大量的痕迹：

(1) 捶打痕迹

如 T5②：突起的阳文大麻点，纵横成排，组成一个个近似菱形的区域，在弧形板瓦内壁间断性排列。麻点纹饰的每组面积大约为 5×7 厘米。在这样的面积内有线纹麻点个体约 40 个左右（见图一四）。



图一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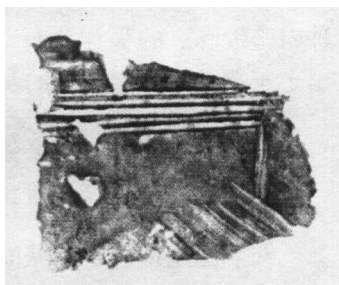
图一五

标本 T7: ②板瓦壁厚 1.3 厘米, 外表中粗绳纹, 内壁阳纹麻点, 在 16×5 平方厘米的范围内有 3——4 组纹饰。这些板瓦在有麻点的地方, 瓦内壁稍下凹 0.2——0.6 厘米, 空白的部分微凸起。给人以工具锤打内壁的感觉, 估计是锤打工具修整内壁时的遗留。有这种痕迹的弧形板瓦一般较大, 壁厚 1.5——1.8 厘米。外表是细或中粗的绳纹, 应该是外模制作 (见图一五)。

大量的板瓦和所有筒瓦是用泥条盘筑法制作成型的。为了消除这些泥条之间的界限, 使所有泥条浑然一体, 必然要进行反复拍打。新石器时代的陶拍就是加工泥条盘筑陶器的拍打工具。根据板瓦内壁突起的麻点纹情况推测, 捶打工具表面应有凹陷的麻点。

(2)抹光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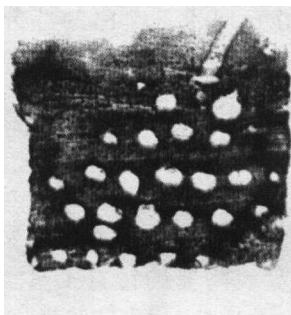
几乎所有的板瓦和筒瓦的内壁都有抹光痕迹。从痕迹的上下叠压关系看, 抹光工作是在取下衬垫, 捶打初胎之后。抹光工具平、薄, 可能是竹片或木片制作的刮刀, 如标本 T8② (见图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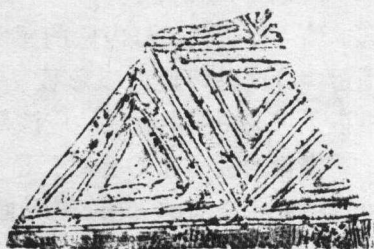
图一六

三、修饰痕迹

大量板瓦内壁有规则的凹下蓖点纹。如 T1H6, 板瓦内壁布满蓖点纹 (见图一七)。战国中期秦瓦, 板瓦外壁中粗绳纹, 瓦壁厚 1.3 厘米。内壁麻点大小不一, 但排列比较规律。它和加工锤打工具遗留的痕迹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下隐的阴纹, 而且纹饰连续遍布整个瓦体内壁。也许是一种修饰痕迹。T3H3: 槽形板瓦, 板瓦内壁有刻划的三角回形图案 (见图一八)。从实用角度考虑, 内壁布满蓖点的板瓦并不利于使用。



图一七



图一八

因为光滑的瓦里才有利于雨水的畅流,而且还可以大大减少尘土、草籽等有害物的积存,避免杂草丛生,延长瓦的寿命。所以,这种内壁带麻点的板瓦流行时间不长,遗址中出土的数量较少,集中出土于遗址第三层开口的灰坑里。

四、结 论

邓家崖遗址位于雍城的西南角,不属于秦雍城的宫殿区域。这里残存的秦瓦应该是它地建筑废弃后搬运来的堆积物。从瓦的基本特征看制作时代基本以战国中晚期为主。由于缺乏其它地区、其它时代的相关材料可以进行类比研究,我们一时还无法断定这些纹样是否具有分期研究的价值,但研究这些内壁的纹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有关秦文化的细节问题。

我国上古无棉花,古时称为“布”的,主要是指麻类织物。主要包括了葛、麻、苎和苧麻等。麻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均可生长,其纤维短而粗,纺纱性能远不如大麻和苧麻,春秋以前多用它作为丧服或下层劳动者的服装用料。秦汉以后,更广泛地用以制作绳索和雨披

等物。据元王祯《农书》：“苧麻可织作毯被及作汲绠、牛索，或作牛衣、雨衣、草屨等具。农家岁岁不可无者。”葛也称葛藤或葛麻，多生长在丘陵地区的坡地或疏林之中。经加工分离的葛纤维是我国古代最早用来纺织的大宗原料。葛布因粗细而有不同的名称。由粗糙到精细依次有：绌、绌、绌。葛布的服用性能较好，尤其是细薄的葛布很适宜做夏的衣服。

春秋战国时期是葛生产的黄金时期，据记载越王勾践败于吴国后一次献给吴王的葛布就达 10 万匹。麻，又称大麻或火麻。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开始了人工种植和利用其纤维纺织，普及于商周。从邓家崖遗址所处的历史时代来说，其陶瓦内壁保存的布纹痕迹，应该是麻类纺织物的遗留，当时社会麻纺织的水平完全有保证提供充足的原材料。古代麻布的粗细程度是用“升”或“稷”来说明的，80 根经纱谓一升。战国秦汉时期布幅的标准宽度均为二尺二寸，合今天的 44 厘米，在这个固定的宽度内观察其升数的多少，便可以知道布的精美程度。最精细的布是 30 升。^②在邓家崖遗址中出土的秦瓦内壁布纹每平方厘米的经纱数为 12 根左右，推算出大约是 6 升的布。应该是一种纺织很粗疏的产品。根据《礼记》及注疏中的记载，可知这种粗疏的麻布是将麻通过捶打、水洗除去杂质、脱胶，使麻纤维变得柔软、纤细，纤维并不是十分白，但吸水性好，应用于建筑材料的制作是完全合适的。

除绳纹外，还有大量的似绳纹、方格纹的网结纹，说明瓦里外都曾衬垫物并进行过拍印，加工痕迹的麻点纹也是拍印的结果。在我国的南方地区曾广泛地流行过一种拍印纹饰的陶器，称“印纹陶”。这种与中原地区不同文化系列的陶器的萌生、使用等问题，已有诸多的研究成果。“在发源时，年代可能在四千几百年以上”，其下限大部分与战国末年衔接或更晚。印纹陶使用的民族多数人认为是古代百越族的文化遗存^③。有资料证明在殷商时代的中原文化吸收了南方印纹陶的烧造技术^④，而在凤翔出现的大量印纹秦瓦也许就是早期印纹陶的遗

留。

恩格斯在阐述陶器起源时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会发现,成型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⑤而从我国新石器时代出土的大量陶器实物证明,陶器的发展也确实经历了“内部容器”的阶段。早在新石器时代如江西仙人洞遗址出土的陶器中就见到了网结纹,推测是用野麻之类编织成的简陋织网压印而成的^⑥。凤翔邓家崖出土秦瓦内壁的篮纹、布纹、网结纹和菱形几何纹饰,也就是因为使用了“内部容器”——衬垫物和内模结合一体的“内部容器”,而阴麻点纹是将粗或细的绳子或麻布包裹木拍,然后再捶打拍印上的,这种技术早在制陶术的早期阶段就已经应用。

邓家崖遗址的第三层出土的板瓦普遍有内壁装饰蓖点纹,很可能是用一种竹片工具戳刺的。这种做法见于早期的陶器制作,至今在一些少数民族制陶业中仍有使用。

雍城秦瓦是秦建筑用瓦的早期材料,它的制作风格有很强的早期制陶工艺的遗留,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① 尚志儒:《秦瓦研究》,《文博》1990年第5期。

② 彭浩:《楚人的纺织与服饰》,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赵翰生:《中国古代纺织与印染》,商务出版社1997年版。

③ 曾昭燏、尹焕章:《江苏古代历史上的两个问题》,《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1963年版。《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2年版。

④ 彭适凡:《中国南方古代印纹陶》,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⑤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⑥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太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年1期。